

《小说月报》倾力打造 / 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一水三浪

胡学文

著

中篇小说

一个人的

1980年代

青春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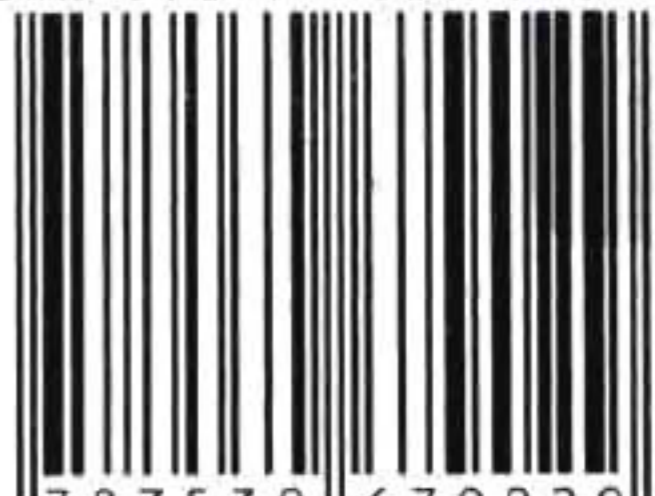
囚禁与出逃

小说的尺幅，是极有讲究的。能够激起人心普遍唱和的，往往是中篇小说。短篇易迷失于个体幽谷式炫技，长篇易迷失于时代产业竞赛。于人情，于物理，中篇小说以合适的尺幅照见人间生活的本相。百花中篇小说丛书，中国中篇小说单行本专家。

汪惠仁

上架建议：小说

ISBN 978-7-5306-7902-9



9 787530 679029 >

定价：30.00元

胡学文 著

一水三浪

一篇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水三浪 / 胡学文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20.6

(百花中篇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06-7902-9

I. ①一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20)第 088475 号

一水三浪

YISHUI SANLANG

胡学文 著

出版人: 薛印胜 选题策划: 汪惠仁

编辑统筹: 徐福伟 责任编辑: 齐红霞

装帧设计: 任彦 营销专员: 苏依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网址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00×980 毫米 1/32

字数: 60 千字

印张: 5.75

版次: 202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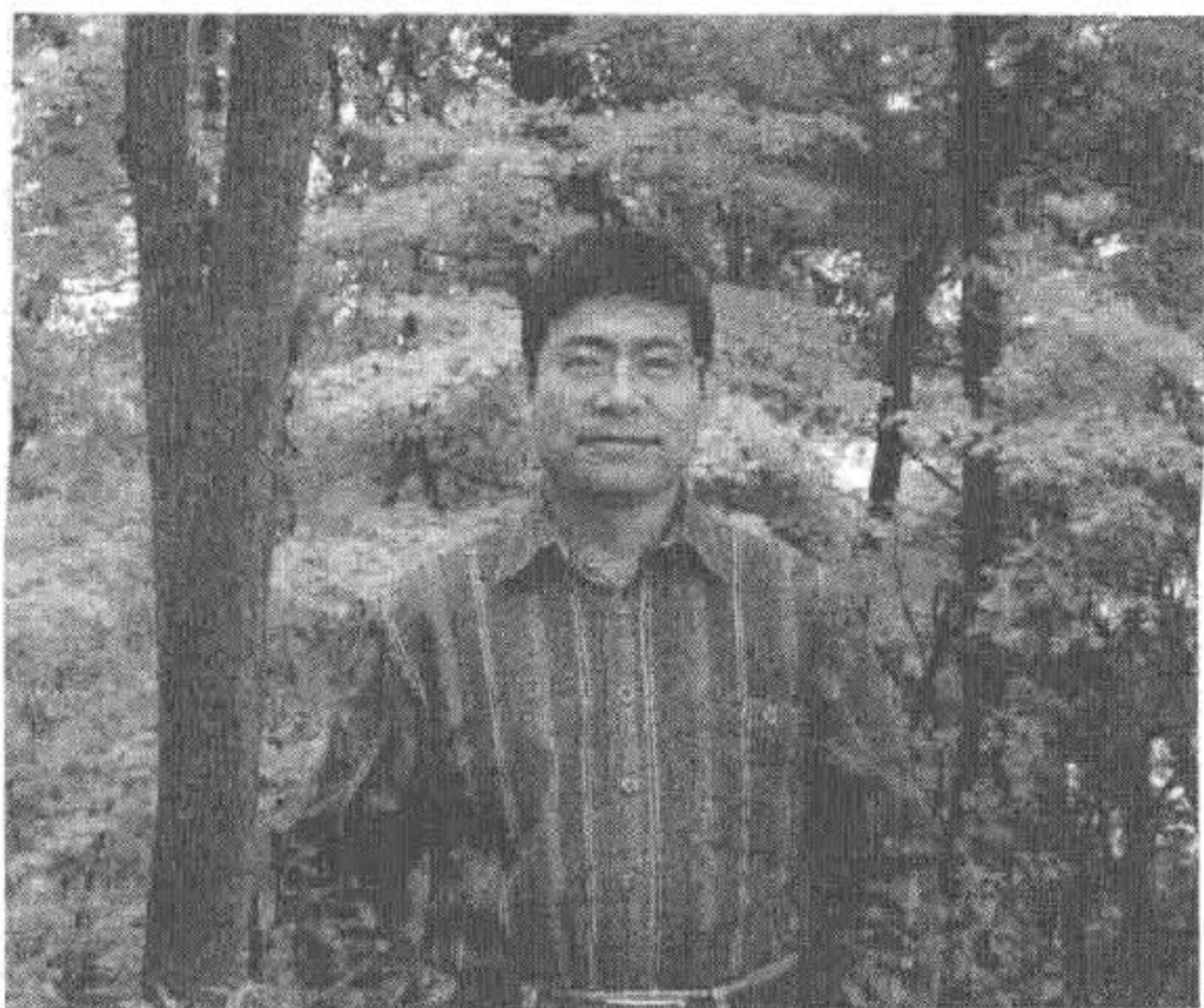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调换

地址: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

电话: (0539)2925659 邮编: 27601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胡学文 / 作者

一九六七年生，著有长篇小说《私人档案》《红月亮》等四部，中篇小说集《麦子的盖头》《命案高悬》等六部。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、选本与年度排行榜。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，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届百花奖，第十六、十八届百花文学奖。

举着伞的陶班站在花池边，伞背灰黑，伞柄枯黄，而他的脸苍白如纸，被开得正艳的波斯菊映衬着，像从另一个世界逃亡而来，在淅沥的雨丝中，说不出的恹惶。

步出考场的阮平突然一愣，不知陶班为何立在这里，不明白他为何这副形象。监考老师都是从外校抽的，本校教师不允许进入考点，可陶班不但获准进入，还候在考场外。但阮平并未多想，稍一迟疑，点点头，转身就走。他没答好，心情糟乱。陶班不会是等他的，他成绩平平，尤其陶班所教的数学，大考小考没一次及格。陶班喜欢和成绩好的学生交流，对阮平这样的差生，连目光都吝啬，不愿意多停留。所以，当陶班喊了一声并朝他走过来，阮平惊愕

得张大嘴，大脑几乎停滞。陶班走得极快，好像被追赶着，步态急促且慌乱，地面湿滑，他歪倾了一下，差点闪倒。在阮平面前立定，他的脸才露出几丝笑，微微气喘着说，我一直在等你。阮平越发困惑，盯住陶班，试图从他眼里读出些答案。从另一个世界逃亡来的陶班，方方正正的脸已经恢复了讲台上的自信和从容，左眼公式，右眼定律，高深莫测。有……事？阮平小声问。陶班将手搭在阮平肩头，重重一揽说，边走边说。

在阮平的印象里，那一刻的校园亢奋而混乱。虽然老师一再强调不准彼此询问答题情况，当然考完例外，但仍能听到议论和惊呼。一个女生捂着脸蹲在地上号哭。学生结伴走向食堂，交头接耳，某个男生被绊了一下，饭盒掉在地上。就在这混杂中，陶班挟裹着阮平走向校门口。平时阮平也住校，高考前几日才回家住，往校门口走并没错，只是与陶班

贴在一起实在怪异。

跟你商量个事，陶班说，中午去我家吃饭吧，陶碧这孩子……他叹了口气，她非要把你请过去，别看她表面文静，其实很拗的，帮个忙，好不？陶碧是陶班的女儿，读高二，阮平和她同台领过奖，在学校举办的作文大赛中，他得了二等奖，陶碧是一等奖。那是他除了长跑外唯一说得过去的，不过是喜好，马马虎虎。陶碧作文好，能歌善舞，长相出众，每年的元旦晚会，她都是主角，没有不认识她的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她性格随和，口碑极佳。但也并非谁都可以搭讪她。确如陶班所言，陶碧看上去是文静的。在阮平心目中，陶碧俨然就是公主。她要请他过去？阮平受宠若惊，立刻就应了。明白了原委，却被更大的疑惑罩住。他和她说过话加起来没超过五句，她为什么要在这么个紧要的时刻约他？且让陶班出面？阮平忍了忍，还是问出来。陶班说去了你就知道

了。阮平没再追根究底,不然显得他没礼貌了。

陶班将雨伞向阮平这边斜了斜,如此礼遇让阮平更加不安。阮平说陶老师您淋湿了,陶班说阮平下午还要考试,淋感冒就麻烦了。阮平说这点雨不要紧,我常淋雨的。他试图移离伞盖,陶班却揽得更紧了。

阮平眩晕了一下,那感觉就像天地突然倾翻,若不是陶班揽着,他就摔倒了。紧张过度,阮平就这样,头晕目眩,还伴有耳鸣。清早,他在黄桂仙的逼迫下,硬着头皮吃了三枚鸡蛋、六个红枣、两粒冰糖。那是黄桂仙搞来的偏方,专治眩晕症的。她对偏方情有独钟,肚里装了上百个,从头到脚,没有不能治的。不止阮平,父亲和弟弟都被她治过。她煮了十枚鸡蛋,要求阮平至少吃一半,那样便能确保他在考场上不被眩晕袭扰。但空腹吃甜腻的东西,难以下咽,吃三枚鸡蛋之后,阮平再也塞不进去了。考场

上阮平倒是没晕，但恶心。那比眩晕还难受，眩晕就那么一下，反胃却一阵接一阵，如同海浪。阮平没答好，与此不无关系。现在恶心终于停止，却又晕了。还好，只那么一下。他不单纯是紧张、不安，还伴有难以言说的兴奋。多年后，他仍能记起那种混杂的感觉。某种程度上说，那就是他人生的符号。

陶班住在学校东侧的家属院，从马路拐下来，是一条小街，小街没有出口，右边是高大的杨树，左边六排平房，红砖红瓦，一户一个小院。陶班住在后排最东头，院墙和房屋的根基处种植了波斯菊，刚刚打了骨朵，似乎与校园是两个季节。

陶班推开门，没有立即进屋，他转过身，冲阮平诡秘一笑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阮平迟疑着，正要说陶老师您先请，陶班拽了他一把。仿佛阮平要逃走，陶班用力甚猛。因此，阮平不像是迈进去的，更像是被陶班甩进屋的。看到陶碧和吴老师从桌边站起，笑

盈盈地望着他，阮平窘得满面通红，从马路拐下来时想出的问候语突然飞得无影无踪。若不是陶班摁了一把，他不知傻站到什么时候。坐在凳子上，他才说，吴老师好。吴老师是图书管理员，他常借书，和她也算熟识。和别人不同，他借的都是推理小说。就在高考前一个月，他还借过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。吴老师言语不多，没问过他什么，那天半是意外半是好奇地问他，马上要高考了，怎么还看这个？阮平没有回答，抓起书就走了。想起自己的失礼，阮平甚是不安。

更大的不安是因为陶碧。他见过陶碧笑，但那是在台下、在远处，如此近距离还是第一次。她与吴老师一样是圆脸，但鼻子比吴老师挺，瞳仁乌黑，嘴唇鲜润，耳郭几乎是透明的，屋内光线差了些，又是阴雨天，但她仍然光彩夺目。如果说没有回答吴老师是失礼，那么如此放肆地盯着陶碧就是失态了。

他意识到了却管不了自己的目光,彻底失控了。但陶碧没有显得懊恼或生气,大大方方地迎视着他,甚至笑得更灿烂了一点,仿佛她请他过来就是为了让他欣赏她的微笑。在某一刻,阮平觉得陶班和吴老师不存在了,只有痴呆的他和微笑的她。

要问什么,你赶紧的,下午还有考试。陶班的声音把阮平从荒远的世界拉到餐桌前,他立刻正襟危坐。陶碧恍悟状,好像刚才她也进入了梦游状态。她问他作文题目,他说了。给出一幅漫画,分两题,先写一段说明性文字,再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。陶碧瞪大眼,不无惊喜,真的吗?阮平不知她缘何惊喜,机械地点点头。我猜对了!我猜对了!陶碧有些亢奋,与之前安静甜笑的她判若两人。如果不是陶班沉下脸提醒,她就手舞足蹈了。陶班告诉阮平,高考前她押了作文题,并与陶班和吴老师打赌。阮平愕然,难道这就是她请他过来的用意?仅仅是让他

做见证者？就算这样，那么多学生，为什么偏偏请他？虽然他仰慕她，仰慕她的家庭，但他与她，与她的家庭，并无更亲近的关系。阮平脑袋像堵了乱麻，整理不出任何头绪。陶班仿佛猜到阮平在想什么，解释说高三年级里，陶碧对你印象最深。把你直接从考场喊过来，不大像话，还望你不要计较，陶班欠身致歉。阮平疑窦顿消，说没关系的，误不了考试就行。陶班立即道，那当然，吃完你休息一会儿，家里那边你放心，那会儿在校门口碰见你母亲，我和她讲了。

炖鱼、炖豆腐、肉炒葫芦、肉炒芹菜、白米饭。何止丰盛，以阮平的标准，相当奢华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许多东西有票才可以买。即便是有食材，也得精工细做才行。阮平在家里吃不到这么多样菜，任何菜在黄桂仙那里都是一锅炖。只是面对盛宴，阮平并无食欲。还好吴老师家的碗小，一碗米饭

他很快就扒拉完了。

饭后，阮平独自在里间休息。陶班让他安心睡，到点会叫醒他。睡一会儿有助于思考，阮平当然懂。可人躺在那里，心却在半空悬着。他不是怕误了考试，也不是闻着枕头上陶碧的气息生出非分之想，而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。他回想着另一个世界的陶班，回想着陶碧迷人的笑脸，总觉得这个高考日、这个雨天有那么一点吊诡。

午后，雨小了许多，根本用不着打伞，陶班还是撑了那把灰黑的雨伞执意要把阮平送进考场。阮平只好随他。陶班问他睡着没有，阮平说睡着了，然后再没有话了。但陶班仍如先前揽着他的肩，阮平甚是别扭。满大街，只有陶班和他在伞下躲着。

快到校门口时，一股风突袭过来，陶班没抓稳，伞从手中飞脱，滚到街上，又被风掠着连翻数个跟头。趁陶班追伞的工夫，阮平迈开大步。没错，他想

甩脱陶班。然后，他便听到那几句对话。声音忽高忽低，在风里摇晃。没有完全听清，但他听明白了。食品公司，杀猪人，死，那几个字在阮平脑里跳弹了几下，迅速勾出一个画面。不祥的预感就像刚刚那股狂风，突然、迅疾，几乎将阮平掀翻。他努力站定，试图辨识声音的来源。

陶班追上来，推阮平一把，走啊，愣着干什么？阮平跳开，直视着陶班，是不是我父亲……或许是这句话，或许是阮平的神情吓住了陶班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呆愕数秒，急促地说，快到点了！陶班这句话是没错的，但恰恰是没有错误，让阮平的期待瞬间化为粉末。他没有再问，拔腿就跑。陶班呼喊，阮平已经蹿出数十米。

高中三年，阮平两次获得校运动会长跑冠军。他瘦长，像根棍子，跑起来棍底端就像安了滑轮。而在那个阴雨初歇的下午，他蹬掉了滑轮，几乎和飞

差不多了。那时，街上的轿车尚少，但牛马车很多，有的车主自觉，在牲畜屁股后面罩个粪兜；有的车主自己的脸是不是干净都不在乎，对牲畜就更加视而不见，任其拉尿。拉在饭馆门口很快就被铲掉，若拉在别处，就要待上老半天，甚至一两天，直到压扁、变干才被清走。步行、骑自行车的没有直行的，既要躲车，又要躲牲畜的屎尿，那是另外的堵，如同丛林。阮平在丛林里疯跑，可能踩到了什么，也可能没踩到；可能碰到了什么，也可能没碰到，他感觉不到。他似乎听到了惊呼，但不确定那是从街两边发出的，还是他心里的声音。那一刻，他是混乱的，唯一清晰的就是他在跑。他要跑到食品公司。食品公司在宽城的南端，与学校隔三条街，有两三公里。但那一天突然伸长了，阮平跑了许久才看见水泥门垛上白地黑字的牌子。

阮平来过多次了，进门直奔南边的生产区。父